

“令人窒息的故事。”——《华盛顿邮报》

THE CREED OF VIOLENCE

暴徒信条

[美]波士顿·德兰 (Boston Teran) 著

译科 苏易安 译

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即将上映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THE CREED OF VIOLENCE

暴徒信条

[美]波士顿·德兰 (Boston Teran) 著

译科 苏易安 译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暴徒信条 / (美) 德兰 (Teran, B.) 著; 译科, 苏
易安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1. 2

书名原文: The Creed of Violence

ISBN 978 - 7 - 5118 - 1742 - 6

I. ①暴… II. ①德…②译…③苏… III. ①长篇小
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0415 号

暴徒信条

[美] 波士顿·德兰 (Boston Teran) 著
译 科 苏易安 译

责任编辑 韩满春
装帧设计 清 杨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155 千

版本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出版 法律出版社

编辑统筹 独立策划部·麒麟工作室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世纪千禧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张宇东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 (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网址/www.lawpress.com.cn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 (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 ISBN 978 - 7 - 5118 - 1742 - 6

定价: 25.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第一部

第一章

他在斯开普顿(Scabtown)出生的那天林肯恰好在福特剧院(Ford's Theater)遇刺。在这个小镇上,赌博声不绝于耳,房屋破烂不堪,醉鬼和赌徒常常蹚过那条窄河,从德克萨斯的麦卡维特堡(Fort Mackavett)到这边来。

他在六号酒吧后面的一家妓院长大。母亲是个妓女,不知道父亲谁,但肯定是她床上的众多客人之一。在这个孩子9岁时,一起持刀抢劫案要了母亲的命。

他把几块破木板简单地拼凑在一起,做了个木箱子,在临河的树下开始了他住在箱子里的生活。为了生计,他给人扛泔

水,担啤酒。对他来说,只要有活儿干,就无所谓卑贱,无所谓困难。靠帮军医照顾有救的患者和没救的病号,他倒也平安度过了瘟疫之年。

死亡吓不倒他,而且死人身上那种浓烈的腐臭对他来说也算不了什么。如同自己出生的那片贫瘠的土地,他的内心也充满了敌意和焦灼;如同自己出生的那条狭窄的街道,他的灵魂也被那里居民的一言一行浸染着。

独自蜷缩在自己小小的窝棚里,只有一条破旧的毯子陪伴着他。他的梦想令人费解,而且常常浸满了悲伤。他的童年被现实腰斩了。无数个夜晚,他睡不着,看着眼前肮脏的村落里那一扇扇窗户,煤油灯微弱的火光在里面跳跃。他幻想着,他很想知道在那些窗户里的大人们在给自己的孩子讲着什么样的故事。

这个男孩讨厌自己的名字。母亲去世后,他就再也没有提起过。一个职业拳击手来到麦卡维特堡。这个人的脸被打扁了,脸颊肿胀,线条粗犷。他不是个大块儿头,但是拳头上布满疤痕,脊背厚实强壮。在烈日炙烤的空地上,这个拳击手打败了一个整整大他一圈儿的手。男孩眼看着一个个挑战者败下阵去。尘土飞扬,鲜血溅得到处都是,败军之将个个筋疲力尽。然而,这个身量并不出众的拳击手却屹立不倒。在交织的“战火”中,男孩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最终又一个选手败下阵

来,跪倒在鲜血淋漓的土地上,男孩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力量正在自己的内心涌动,如此陌生又如此真实。那个无敌的拳击手叫雷本。从那天起雷本就成了这个男孩的名字。

在那以后不久他犯下了人生中第一桩命案。一个醉汉在闲逛中迷路了,在和妓女鬼混一番之后,他跑近了漆黑的河岸。男孩用刀捅死了这个男人,正如当年自己的母亲被刀捅死那样。他拿走了那人身上所有的钱。偷来的钱币上沾满了鲜血,男孩把它们在河里洗得重新闪闪发光起来。

谢拉布兰卡(Sierra Blanca)外的公路延伸向前,宁静而炽热的路面直通格兰德河(Rio Grande)。站在一个稍高的地方,雷本看见一堆灰尘随风起伏,越来越近。这时已是1910年,不安的气氛充斥在边界另一侧的村庄里。

一个让人汗流浹背的中午,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天上,雷本在飞扬的灰尘里开始忙起一天的活计。他盯上了一辆三吨卡车。这是一辆新型的派克(Packard),要么就是一辆阿特拉斯(Atlas)。车斗里装着满满的货物,货物比较沉把整个儿底盘都压下去了。许多焊接在底盘上的金属支柱组成了一个架子,支撑着铺在上面的油布。这就做了驾驶室的顶棚。灰色的油布在风中疯狂地舞动,如魔毯一般。驾驶室里坐着两个人,司机坐在右边,副驾驶位置上坐着的那个人把穿靴子的脚搭在了

仪表盘上。

是他最先看见在公路尽头空旷的路面上，远远地有一个人
在挥动着帽子。他指给司机看。

“这会是什么人呢？”司机问道。

另一个人伸手摸到一支卡宾枪，把它骑在双腿间。他们沿
着被太阳烤得炙热的道路又开了很长一段，才到了那个人的近
前。此人衣衫褴褛、瘦弱干瘪，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一个大额
头和一双斗鸡眼。

卡车减速了，这个路中间的人带着一脸高度的警觉大声喊
道：“请停一下！”随着卡车的靠近，雷本看见，卡车两边由薄金属
片做成的保护罩罩住了车斗的上半部分，罩子下面的车身上每一
边都用宽字体喷着“美国帕台农”（AMERICAN PARTHENON）*
的字样。

“嘿，哥儿几个！”雷本在卡车最终刹车在他面前时喊道：
“感谢上帝，你们到底停车了。我在这些小山丘里迷路了。”他
用帽子指了指路边不远处那些歪歪扭扭的小山，又说道：“我本
来骑着马呢，结果迷路了。”说着从他那顶肮脏的礼帽里面的帽
檐拿出两张票子来，接着说：“说个价儿，只要能离开这鬼地
方。”

* 这是一家美国公司，主营食品与日用品采购。——译者注

坐在驾驶室里的两个人互相看了看对方，权衡着该不该留下他。最终，那个一脸疲惫的大块头司机挥了挥手，让他上了车。

雷本就栖身在露天驾驶室正后方的平板上。他既不高大，也不强壮。正相反，他瘦到了皮包骨头的程度，他那双眼睛就如山雨欲来的天空，阴郁萧条，无精打采。

“嘿，这里面装着什么啊？”他边说着边用指节敲了敲捆扎着的板条箱。

“这是在艾尔帕索建冰库用的材料，结果给错运到了谢拉布兰卡去了。”司机答道。

雷本敞着怀，从外套里掏出一个酒瓶子，打开瓶盖递给他们喝，又接着说：“我敢打赌，你刚看见我时，肯定觉得我是个累赘。”

司机旁边那个男的接过酒瓶喝着，回答说：“我们脑子里确实闪过这个念头。”

“老兄，”雷本说道，“老实说，有时候我确实不太像正经人那样过日子。你们可能会说，我落到这种离死不远的地步，应该不是头一回。”司机又喝了一口，然后把酒瓶还给了雷本。雷本接过酒瓶，说道：“但是上帝看到是时候警告我一下了。”

卡车笨重地在坑坑洼洼的路上缓慢颠簸着，一会儿下坡，

一会儿上坡,远方的荒原,薄雾腾腾。路上,雷本又把酒瓶子递给那两个人。他们喝着酒,聚精会神地听雷本说话。他抱怨南方即将发动的革命,并顺道抒发着他对墨西哥人的同情。由于经济的窘迫和人数的激增,有那么多墨西哥人穿越边境,来美国讨生活。他们认为美国的文化先进,生活富足。虽然他们受到美国本地人的蔑视,但还是想融入这个美好的民族。披着深暗的皮肤,吃着发臭的食品,住着脏兮兮的房子。藏污纳垢,作奸犯科几乎是家常便饭。但他们还是想在这个国家呆下去,内心的冲动如同夏日的暴雨,强烈而执著。

“行了,”司机对大家说道,“上帝的记性太好了。”

雷本噤住了声,开始沉默起来,静静地看着酒瓶子来来回回地传递着。事实上,这个国家对他来说真没什么,所谓民族就更不值得一提了。他只是具体的一个人罢了。在他眼中,这世上的人没有国家与民族的区分,只有活人和死人两种。

然而,在雷本这颗自私卑劣的心中却还保有一块截然不同的空间,在这里,没有邪恶,也没有自私,而且无论雷本怎么想摧毁掉这个地方,他都办不到。这就像是一首烙印在他生命中的古老诗歌,或是一首记忆模糊的旋律,总是会穿越黑暗,徐徐飘来。

记忆深处,他和那个墨西哥女人结了婚,又不费一言一词地把她抛弃,还三言两语地把孩子哄住,撒下了。但是,他们还

是在一片感伤的薄雾中活着。每每夜深人静，便在噩梦中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

“快停车！”坐在司机旁边的那个人说，“我好难受。”

雷本看着他。只见这个人脸色苍白，额头上全是汗。司机踩了刹车，他跌跌撞撞地从驾驶室中迈下来，抓着卡宾枪枪托，枪管几乎拖在地上。他步子开始不稳起来，然后摔倒在地。雷本从驾驶室后面跳下来，在司机下车之前先到了那个人的身边。

雷本从那个人手中拿过枪，转过身看着司机：“他已经死了……而且，兄弟，你也快了。”

在那个人痛苦倒地的瞬间，司机好像想起了什么事儿似的。他猛地眨眨眼，仿佛被什么东西出乎意料地击中了。司机低下头来看见在驾驶座上放着的酒瓶。他把目光转向雷本，而雷本既没有动，也没有把卡宾枪指向司机。他只是站在那里，歪着嘴，僵硬地笑着。司机慌了神，连忙把卡车挂上档，启动起来。

雷本对着卡车大喊：“哎！你走就是了。但是你已经把前头的路喝进肚子里去了。我现在都能听到你坟堆儿前的哀乐了。”

发动机轰隆隆地响起来，雷本把卡宾枪挂在肩膀上，然后蹲下身去，掏这个垂死之人身上的财物。那人还躺在飞扬的尘

土中颤抖着,雷本把手伸进他的口袋,把里面的东西都掏了出来。然后,随着身后一声格外响亮的轰鸣声,汽车慢慢开动了。

又过了大约一个小时,在与公路相隔的沙丘上,他看见了这辆车。它一头栽在公路旁,斜斜地扎进了一片岩石堆儿。荒漠的风肆意地在它身旁呼啸。

发动机还转着,雷本踏进驾驶室时,司机还活着,但是气若游丝。一串黏液从他苍白的嘴角一滴一滴流了下来。

“嘿,”雷本对那司机喊了一声,斜靠过去关掉了发动机,“歇一会儿吧。”

然后他跳下驾驶室,检查卡车是否损坏。他注意到捆着的板条箱中有一个的绳索已经松动了。他就在路边砸开了它。

“哦!”雷本对这眼前的东西叫道。

他跪下身去,伏在板条箱旁。那是一条机枪用的子弹链,子弹整齐地排在布条上。那是帆布缝制的,做工很细,摸着如蛇皮一般。

他回过身去大声向司机喊道:“拿这玩意儿盖冰库,真有你

们的!”

第二章

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去世的那一天,他出生在埃尔帕索(El Paso)的塞贡多区(Segundo Barrio)。格兰德河畔堆满了肮脏的土砖,正是这些土砖垒起了栋栋房屋。破旧的建筑将被拆除,市政府想用老式的美国砖去重塑昔日的建筑风格。

他在一条肮脏的小巷长大。小巷的后面是一个工厂,各国移民在那里做工,他们把废弃的针头线脑凑在一起,织出一面面美国国旗。他的母亲也是移民之一,来自西那罗阿*

* 墨西哥西海岸。

(Sinaloa)。父亲是个罪犯,男孩后来还会知道,父亲是个杀人犯。父亲在 1893 年美国国庆节那天丢下这个家一走了之。他最后给儿子说的一句话是要带他坐电车,去门萨公园看焰火表演,吃冰激凌。

父亲走后,母亲谦卑的面容一天天憔悴下去,悲伤和忧愁侵蚀了上帝赐予她的美貌。母亲最终带着无限的幽怨离开了人世。他用马车将母亲拉到康科迪亚(Concordia)公墓,自己挖了墓坑,把她葬在了贫民墓区。母亲的去世使 13 岁的他饱受摧残。他寻找父亲的渴望破灭了,剩下的只是一连串关于过去美好时光的记忆和撕心裂肺的痛,这种痛苦让他无处遁逃。

男孩住到了工厂的屋顶。这家工厂里,工人们两班倒轮流工作,把布片缝在一起组成美国国旗。男孩在圣菲铁路(Santa Fe Railroad)的货场里当起了临时工。工作很简单,就是把大包扛进城区;工作也很残酷,工人们低垂着腰身,嘴几乎能啃到地面的尘土。在这里,活人已化为毫无价值的螺丝钉。然而,心中支撑他活下去的不只是愤怒,还有无尽的信仰和对未来的希望。

一个破项链缠在他的脖子上,下面挂了一个小小的金质十字架,这是母亲的遗物。这并非什么神圣的饰品或护身符,然而它却代表了一个个尘封的心愿。

他能读能写,而且父亲还教过他如何使用武器。他不惧怕

死亡。他的眼中死亡只是一个把人带到某个其他地方的瞬间，如此短暂，以至于很难有什么感觉去感知，很难有什么痕迹去寻觅。

他个子不高，人也比较瘦，但身体很结实；他天庭饱满，睫毛浓密，头发黑直，皮肤褐黄，叫人过目不忘。

以前的名字对于他来说充满了耻辱，母亲死后，他改了名字。他母亲生前曾梦想着去卢尔德(Lourdes)*朝圣。相传，圣女伯纳黛特就是在那里见到了圣母玛利亚。此后，每当人问起他的姓名，男孩就告诉人家他叫约翰·卢尔德(John Lourdes)。

后来他开始在火车站做加油工。由于努力工作，得到上头器重，做到了工头的位子。他能流利运用两种语言。小时候被父亲遗弃的经历使他对男人骨子里的残暴无情十分敏感，以致工人间的任何风吹草动，他都能敏锐地感觉到。后来，他调任到安保部门，并很快晋升为铁路刑警。

1908年，美国司法部长查尔斯·波拿巴组建调查局**，起用的是早先联邦法官的原班人马。

约翰·卢尔德应邀加入调查局。如此一来，23岁的他成了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市的一名联邦探员。

* 法国西南部城市，天主教圣地。相传城中公园的圣水有医治残疾的功效。每年吸引着数以百万计的各国信徒前往朝圣。——译者注

** 即为后来的联邦调查局前身。——译者注

格兰德河畔，他斜靠在圣菲(Santa Fe)大桥旁的栅栏上。一个星期没刮胡子也没换衣服。他那皱巴巴的帽子由于太久没有摘下来，已在额前留下了深深的刻痕。约翰·卢尔德就像个无业游民似的，混迹在失业的人堆儿里，每天靠抽烟打发时间，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一天天地熬着日子。起码这是他无意间发现的一个不让自己引起别人注意的办法。日复一日，他就这样注视着脚下的车辆川流不息地从埃尔帕索和华瑞兹*之间的海关驶过。

1910年，当总统波非里奥·迪亚斯同意举行自由选举，而后又背弃自己的承诺时，墨西哥革命已经爆发了。一石激起千层浪，总统此举引起了上下多方不满。过去的数年间，贫困、外资和盲目开发榨干了墨西哥的能量。一千人控制了全国绝大多数的财富。文盲、儿童早天和原始的劳役偿债制度不断引发新的暴力事件。

埃尔帕索和边界对面的兄弟城市华瑞兹是这场革命的中心。持有外国护照的土著居民不露声色的破坏分子和日薪两元的廉价眼线同时为革命的双方工作。当然，其中不乏伪善的

* 墨西哥的一座城市，与美国仅一线之隔。是墨西哥政府的治安死角，被称作西半球最危险的城市。